

福貴

趙樹理 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

貴 福

著 理 樹 趙

行 印 店 書 北 東

目錄

福貴	一
地板	一五
催糧差	二一

福貴

福貴這個人，在村裏比狗屎還臭。村裏人說他第一個大毛病是手不穩；比方他走到誰院裏，院裏的人總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門才放心；他打誰地裏走過，地裏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頭堰邊放的煙袋衣服；誰家丟了東西，總要到他家裏閑轉一轉；誰家丟了牲口，總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……不過有些事大家又覺得非福貴不行：誰家死了人，要叫他去穿穿衣裳；死了小孩，也得叫他給送送，遇着埋殯死人，抬棺打墓也都離不了他。

說到莊稼活，福貴也是各路精通，一個人能抵一個半，只是沒人能用得住他——身上有兩毛錢就要去賭博。有時候誰家的地堰塌了大壑，任憑出雙工錢，也要請他去領幾天工——經他補過的壑，很不容易再塌了，可是就在用他的時候，也常常留心，怕他順便偷了什麼傢俱。

後來因為他當了吹鼓手，他的老家長王老萬要活埋他，他就偷跑了，直到去年敵人投降以後八路軍開到他村一個多月他才回來。

我們的區幹部初到他村裏，見他很窮，想叫他找一找窮根子，可是一打聽村裏人，都一致說他是個招惹不得的壞傢伙，直到好多的受苦受難的正派人翻身以後，區幹部才慢慢打聽出他的詳細來歷。

福貴長到十二歲，他爹就死了，他娘是個把家成人的人，紡花織布來養活福貴。福貴是好孩子，

精幹、漂亮，十二三歲就學得鋤苗，十六七歲做手頭活就能抵住一個大人，只是担挑上還差一點。就在這時候，他娘又給他訂了個九歲的媳婦。這閨女叫銀花，娘家也很窮，爹娘早就死了，哥嫂養活不了她，一訂好便送過來作童養媳。不過銀花進門以後却没有受折騰——福貴娘是個明白人，又沒有生過閨女，因此把媳婦當閨女看待。

村裏有自樂班，福貴也學會了唱戲——從小當小軍（跑龍套），長大了唱正生，唱得很好。銀花來了第二年正月十五去看戲，看到福貴出來，別的孩子們就叫住她說：『銀花！看！你女婿出來了！』說得她怪不好意思，後來慣了，也就不說那個了。

銀花頭幾年看戲，只是小孩子看熱鬧，後來大了幾歲，慢慢看出點意思來——倒不是懂得戲，是看見自己的男人打扮起來比誰都漂亮——每逢廟裏唱自己村裏的自樂班，不論怎樣忙，總想去看看，嫌怕娘說，只看到福貴下了台就回來了。有二次福貴一直唱到末一場，她回來誤了做飯，娘罵了一頓，她背地裏只是笑。別人不留意，福貴在台上却看出她的心事來，因此誤了飯也不怪她，只悄悄的笑著跟她說一句『不能早些回來』。

二

福貴長到二十三，他娘得了病，吃上東西光吐。她自己也知道好不了，東屋嬌也說該早點準備，福貴也請萬應堂藥店的醫生給看過幾次，吃了幾付藥也不見效。

一天，福貴娘跟東屋嬌說：『我看我這病也算現成了。人常說「吃秋不吃夏，吃夏不吃秋」，如今是七月天，秋快吃得了，恐怕今年冬天就過不去。』東屋嬌截住她的話道：『嫂！不要胡思亂想

吧！鄰個人吃了五穀能不生災？」福貴娘說：「我自己的病自己明白。死我倒不怕！活了五六十歲了還死不得啦？我就只有一件事受不了：給福貴重養了個媳婦在半坡上滾着，不成一家人。這闺女也十五了，我想趁我還睜着眼睛給他上上頭，不論好壞也就算把我這點心盡到了。只是咱這小家人，少人沒手的，麻煩你到那時候給我招呼招呼！」東屋嬌滿口稱讚，又問了日期，答應給她做草料辦。

七月二十六是福貴與銀花結婚的日子，銀花娘家哥哥也來送女。銀花偕東屋嬌家裏梳裝上轎，抬在村裏轉了一圈，又抬回本院，下了轎往西屋去。堂屋裏坐着送女客，請老家長王老萬來陪。福貴娘嫌豆腐炒條不好，特別殺了一隻雞，做了個大鍋四碗。

不論好壞吧，事情總算辦過了。福貴和銀花是從小就混熟了，兩個人很合得來，福貴與銀花滿高興。

不過仍不出福貴娘所料，收過了秋，天氣一涼病就重起來——九月裏穿起棉襖，還是頂不住寒氣，肚子裏一吃東西就痛，一痛就吐，眼窩也成黑的了，髒骨也露出來了。

東屋嬌跟福貴說：「看你娘那病恐怕不中了，你也該準備一下了。」福貴也早看出來，就去尋王老萬。

王老萬說：「什麼都現成，」王老萬的「萬應堂」是藥舖帶雜貨，還存着幾口聽缺的楊木棺材。可是不論你用什麼，等一到積成個數目，就得給他寫文書。王老萬常教訓他自己的孩子說：「光生意一年能見幾個錢？全靠靠放債，錢賺錢比人賺錢快得多。」

將就收滿秋，積草還沒有餵，福貴娘就死了，銀花是小孩子，沒有經過事，光會哭。福貴也才二十三歲，比銀花稍強一點，可是只顧央人抬棺木，請陰陽，顧不得照顧家裏。幸虧有個東屋嬌，幫着

銀花縫縫孝帽、掛掛白鞋、坐坐鍋、杆杆麵，才算把一場喪事忙亂過去。

連婆媳帶出喪，布匹雜貨錢短下王老萬十幾塊，連棺木一共算了三十九塊錢，給王老萬寫了一張文書。

三

小家人一共四畝地，沒有別的指望，怕還不了老萬的錢，來年就給老萬住了半個長工。銀花從兩條小胳膊探不着紡花車時候就學紡花，如今雖然不過十六歲，却已學成了紡織好手。小兩口子每天早上起來，誰也不用催誰，就各幹各的去了。

老萬一共顧了四個種地伙計，老領工伙計說還數福貴，什麼活一說就通。老領工前十年來年是好把式，如今老了，做起吃力活來抵不住福貴，不過人家可真是通家，福貴跟人家學了好多本領。

不幸因為上一年福貴辦了婚喪大事，把家裏的糧食用完了，這一年一上工就借糧，一直借到割麥。十月下工的時候，老萬按春天的糧價一算，工錢就完了，淨欠那三十塊錢的利錢十塊零八毛。三十塊錢的文書倒成四十塊，老萬念其一來是自家，二來是東家伙計，讓了八毛利。

福貴從此好像兩腿插進沙窩裏，越墮越深，第四年便滾到九十多塊錢本。十月裏算賬，連工錢帶自己四畝地餘下的糧食一同抵給老萬還不夠。

這年正月初十，銀花生了頭一個孩子。銀花娘家只有個嫂，正月天要在家招呼客人，不能來，福貴只好在 給她熬米湯。

糧食一經給老萬頂了利，過了年就没吃的。銀花才生了孩子，一頓米湯只用一把米，福貴自己不

能跟她吃一鍋飯，又不敢把熬米湯的升把米做稠飯吃，只好把銀花米湯鍋裏剩下的米渣子喝兩口第一頓。銀花見他兩天沒吃飯，只喝一點米渣子，心痛得很，拉住他的胳膊直哭。

四

十四那一天，自樂班要在廟裏唱戲，打發人來叫福貴。福貴這時候正餓得心慌，只好推辭道：『小孩子才三四天，家裏離不了人照應。』

白天對付過去了，晚上非他不行，打發人叫了幾次沒有叫來，叫別人頂他的角台底下不要，有些人說：『本村唱個戲他就拿這麼大的架子！抬也得把他抬來！』

東屋嬌在廟房樓上聽見這話，連忙喊道：『你們都不知道！不是人家孩子的架子！人家家裏沒吃的，三四天沒有吃飯，只喝人家媳婦點米渣渣，那能給咱們唱！』東屋嬌這麼一喊叫，台上下都亂說：『他不早說？正月天誰還不能給他拿個饅？』東屋嬌說：『這孩子臉皮薄，該不是不想說那人話啦？我給人家送個饅人家還嫌不好意思啦。』老萬在社房裏說：『再去叫吧！跟他說明，來了叫他到飯棚底吃幾個油糕，社裏出錢！』

問題算是解決了，社裏也出幾個錢，唱戲的朋友們也給他送幾個饅，才供他唱了這三大戲。

社裏還有個規矩：每年正月唱過戲，還給唱戲的人一些小費，不過也不多，一個人不過分上一兩毛錢，福貴是個大把式，分給他三毛。

那時候還是舊社會，正月天村裏斷不了賭博。十七這一天前晌，他才從廟裏分了三毛錢出來，一夥愛賭博的青年孩子們把他攔住，要跟他要錢。他心裏不淨，急著要回去招呼銀花，這些年輕人偏

要留住他，有的說他撒不下老婆，有的說他捨不得三毛錢——話都說得不好聽：『三毛錢是你的命？』『不能給人家老婆攬懷？』說得他也不好意思走開，就跟大家跌起錢來。他是個巧人，付得住了勁，當小孩子時候，到正月天也常跟別的孩子們耍，這些年日子過得不趁心才不要了。他跟這些年輕人跌了一會，就把他們贏乾了，數了數贏够一塊多錢。

五

回到家，銀花說：『老領工剛才來找你上工。他說正月十五也過了，今年春淺，掌櫃說叫早些上工啦！』福貴說：『住不住吧不是白受啦！咱給人家住半個，一月賺人家一塊半；咱欠人家九千塊，人家一月賺咱三塊半，除給人家受了苦，見一月還得貼兩塊多。幾時能貼到頭？』銀花說：『不住不是貼得越多嗎？』福貴說：『省下些工担挑挑還能尋個活錢。』銀花說：『尋來活錢不還是人家尋嗎？這日子真不能過了呀？』福貴說：『早就不能過了，你才知道？』

他想住也是不能過，不住也是不能過，一樣不能過，爲什麼一個活人叫他捨什？『且不給他住，先去糶二斗米再說！』主意一定，向銀花說明。背了個口袋便往集上去。

打村頭起一個光棍家門口過，聽見有人跌錢，拐進去一看，還是昨天那些青年。有一人跑來攔住他道：『你這人賭博真不老實！昨天爲什麼贏了就走？真不算人！』福貴說：『你輸乾了，叫我跟你賭嗎？』說着就回頭要走，這青年死不放，一手拉着他，一手拍着自己口袋裏的銅元道：『騙不了你！只要你有本事，還有你贏的！』

福貴走不了，就又跟他們跌了一會，也沒有什麼大輸贏。這時候，外邊來了個大光棍，擠到場上

下了一塊現洋的注，小青年誰也不敢叫他這一注，慢慢都抽了腿，只剩下四五個人。福貴正預備抽身走，剛才拉他那個青年又在他背後道：『福貴！你只能捉弄我，碰上一個大把式就把你的錢熬了！』福貴最怕人說他做什麼不如人，嘔着氣跌了一把，恰恰跌紅了，殺過一塊現洋來。那人又從大肥肚裏掏出兩塊來下在注上叫他復。他又不好意思說注太大，硬頭皮復了一把，又殺了。那人起了火，又下了五塊，他戰戰兢兢又跌了一把，跌了兩個紅一個皮，碼錢又轉到別人手裏。這時候，老領工又尋他上工，他說：『遲遲再說吧！我還不定住不住嘞！』那個青年站在福貴背後向老領工道：『你不看這是什麼時候？贏一把抵住受幾個月，輸一把抵住幾個月，那裏還能看起那一月一塊半工錢來？』老領工沒有說什麼走了。

隔了不大一會，一個小孩從門外跑進來叫道：『快！老村長來抓賭來了！』一句話說得全場的人，不論賭什麼的，五零四散跑了個光，趕老萬走到院裏，一個人也不見了。

晚上，福貴買米回來，老萬打發領工叫他到家，好好教訓了他一番，仍叫他給自己住，他說：『住也可以，只要能借一年糧。』老萬合算了一下：『四畝地打下的糧不夠給自己上利，再借下糧指什麼？不合算，不如另僱個人。』這樣一算，便說：『那就算了，不過去年的利還短七塊，要不住就得拿出來！』福貴說：『四畝地乾脆繳你吧！我種反正也打得不够給你！』

就這麼簡單，過了一兩天，老萬便叫夥計往這地裏担糞。

福貴這幾年才把地堰壘得齊齊整整的，如今給人家種上了，不看見不生氣，再也不願到地裏去。可是地很近，一出門總要看見，因此常鑽在賭場不出來，賭不賭總要去散散心。這樣一來二去，賭場也離不了福貴——手不够就要來叫他配一配。

六

福貴從此以後，在外多在傢少，起先還只在村子裏混。後來別的光棍也常叫上他到外村去，有時候走得遠了，三月兩月不回來。東屋嬸跟銀花說：『他再回來勸一勸他吧！人漂流的時候長了，就不能受苦了！』銀花有一回真來勸他，他說：『受不受都一樣，反正是個光！』

他有了錢也常買些好東西給銀花跟孩子吃，輸了錢認憑餓幾天也不回來剝削銀花，他常說他幹的不是正事，不願叫老婆孩子跟他受累。銀花也知道他心上不痛快，見他回來常是順着他；也知道靠他養活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的兩隻手養活自己和小孩。自己紡織沒錢買棉花，只好給別人做，賺個手工錢。

有一年冬天，銀花快要生第二個小孩，給人家紡織賺了一匹布。自己捨不得用，省下叫換米熬米湯，恰巧這時候福貴回來了。他在外邊輸了錢，把棉衣也輸了，十冬臘月穿件破衣衫，銀花實在過意不去，把布給他穿了。

臘月二十銀花又生了個孩子，還跟第一次一樣，家裏沒有一點糧，自己沒米熬米湯，大孩子四歲了，一直叫肚餓，福貴也餓得肚裏呱呱叫。銀花說：『你拿上個升，到前院堂屋支他一升米，就說我這兩天給他紡花！』福貴去了，因為這幾年混得招牌不正，人家怕他是搗鬼，推說沒有碾出來。聽着西屋的媳婦哭，她婆婆搗起簸箕低低叫道：『福貴！來！』福貴走到跟前，那老婆婆說：『有點小事叫你辦辦吧，可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？』福貴問他是什麼事，她才說是她的小孫女死了，叫福貴去送送。福貴可還沒有幹過這一手，慌一瞭了覺解意，婆太太教負人，『這事怎麼也敢叫我幹？』他想這要麼回

去，可是又沒說出口。那老婆見他遲疑就又追道：『去不去？去吧！這怕甚呀？不比你去借米強？』他又想想倒也對：自己混得連一升米也不值了，還說什麼面子？他沒有答話，走進西屋裏，一會就挾了個破席片捲子出去了。他找着背道走，生怕碰上人，在村裏沒有碰着誰，走出村來，偷偷往回看了一下，村邊有幾個人一邊望着他一邊咕咕呱呱談論着。他沒有看清楚是誰，也沒有聽清楚是說什麼，只聽着福貴受福貴煙。這時候，他躲也沒處躲，磨捲也沒處藏，半路又不能扔了，只有快快跑。

這次賺了二升米，可是自這文也做成了門市，誰家死了孩子也去叫他，青年們互相罵着玩，也好說：『你不行了，叫福貴扶出去吧！』

來年正月裏唱戲，人家也不要他了，都嫌跟他在一塊丟人，另換了個新把式。

七

人混得沒了臉，遇事也就不想講究了；秋頭夏季餓得沒了法，偷誰個南瓜找誰個蘿蔔，有人碰上了，罵幾句板着臉受，打幾下抱住頭挨，不管臉不臉，能吃上就算。

有一年秋後，老萬的親家來了，說福貴偷了他村裏人的胡蘿蔔，罰了二十塊錢，扣在他村村公所。消息傳到銀花耳朵裏，銀花去求老萬說情。其實老萬的親家就是來打聽福貴家裏還有產業沒有，有就叫老萬給他答應住這筆賬，沒有就準備把他送到縣裏去。老萬覺着他的四畝地雖交給了自己，究竟還沒有倒成死契，況且還有兩座房，二十塊錢還不成問題，這閑事還可以管管，便對銀花說：『你回去吧！甲倒累甲，戶倒累戶，碰上這些子弟，有什麼辦法？』錢也答應住了，人也放回來了，四畝地和三間堂房，死契寫給了老萬。

寫過了契，老萬和木家一商量，要教訓這個敗家子，晚上王家口下來了二十多個人，把福貴綁在門外的槐樹上，老萬發命令：『打！』水鹵麻繩打了福貴滿身紅龍。福貴像殺豬一般乾叫喊，銀花跪在老萬面前死禱告。

福貴挨了這頓打，養了一月傷，把銀花半年來省下的二斗多米也吃完了

八

傷養好了，銀花說：『以後不要到外邊跑吧！你看怕不怕？』他說：『不跑吃什麼！』銀花也想不出辦法，沒說的，只能流兩眼淚。

這年冬天他又出去了。這次不論比那一次也強，不上一個月工夫，回來衣裳也換了，又給銀花送回五塊錢來。銀花問他怎樣弄來的，他說：『這你不用問！』銀花也就不問了，把這幾塊錢，買了些米，又給孩子換換季。

村裏的人見福貴的孩子換了新衣裳，又見銀花一向不到別人家裏支米，斷定福貴一定是做了大案。丟了銀錢的，失了牲口的，都猜疑是他。

來年正月，城裏一位太士紳出殯，給王老萬發了一張訃聞。老萬去城裏吊喪，聽吹鼓手們唱得賽戲，聲音好像福貴。酒席快完，兩個吹鼓手來謝賓，老萬看見有一個是福貴。福貴也看見席上有老萬。趕緊把臉扭過一邊。

喪事完了，老萬和福貴各自回家。福貴除分了幾塊錢，並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麼壞事，老萬覺得福貴却非除去不可。

這天晚上，老萬召集起王家戶下有點面子的人來道：『福貴這東西真是活够了！竟敢在城裏當起吹鼓手來！叫人家外人知道了，咱王家戶下的人那還有臉見人呀？一墳一祖的，這堆狗屎塗到咱姓王的頭上，誰也洗不淨！你們大家想想這這這叫怎麼辦啦？』這地方人，最講究門第清，叫吹鼓手是『忘八』『龜孫子』，因此一聽這句話，都起了火，有的喊『打死』，有的喊『活埋』。

人多了做事不密，東麓橋不知道怎麼打聽着了，悄悄告訴了銀花，銀花跟福貴一說，福貴連夜偷跑了。

自那次走後，七八年沒音信，銀花只守着兩個孩子過。大孩子十五了，給鄰家放牛，別的孩子們常罵他是小忘八羔子。

福貴走後不到一年，日本人就把這地方佔了。有人勸銀花說：『不如再找個主吧！盼福貴還有什麼盼頭？』銀花不肯。有人說：『世界上再沒有人了，你一定要守個忘八賊漢瞎博光毘啦？』銀花說：『是你們不摸內情，俺那個漢不是壞人！』

九

區幹部打聽清楚福貴的來歷，便同村農會主席和他去談話。農會主席說：『老萬的賬已經算過了，凡是霸佔人家的東西都給人家退了，可是你也是個受剝削的，沒有翻了身。我們村幹部昨天跟區上的同志商量了一下，打算把咱村裏的廟產給你撥幾畝叫你種，你看好不好？』福貴跳起來道：『那些都是小事！我不要求別的，只要求跟我老萬家長對着大眾表訴表訴，出出這一肚子忘八氣！』區幹部和農會主席都答應了。

晚上，借冬學的時間，農會主席報告了開會的意義，有些古腦筋的人們很不高興，不願意跟忘八在一個會上開會。禍貴不管這些人願意不願意，就發起言來：

『衆位老爺們：我回來半個月了，很想找個人談談話，可是大家都怕沾上我這忘八——氣，只要我跟那裏一站，別的人就都躲開了。對不住！今天晚上我要跟我老萬家長領領教，請大家從旁聽一聽。不用怕！解放區早就沒有忘八制度了，咱這裏雖是新解放區，將來也一樣。老萬爺！我仍要叫你「爺」！逢着這種忘八子弟你就得受點累！咱爺們這賬很清楚：我欠你的是三十塊錢，兩石多穀；我給你的，是三間房，四畝地，還給你住過五年長工。不過你不要怕！我不是跟你算這個！我是想叫你說說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壞人？』

老萬悶了一會，看看大家，又看看禍貴道：『這都是氣話，你跟我有什麼過不去可以直說！我從前窮過人家，都包賠過了，只顧你這一句了，還不能青團青理？你不要看我沒地了，大家還給我留個舖子啦！』

禍貴道：『老家長！我不是說氣話！我不要你賠我什麼，只要你說說我是什麼人！你不說我自認：我從小不能算壞孩子！一直長到二十八歲，沒有幹過一點好事！』許多老人們都說：『對！實話！』禍貴接着說：『後來壞了！賭博、偷人、當忘八……什麼丟人事我都幹！我知道我的錯，這不是什麼光榮事！我已經在別處反省過了。可是照你當日說的那種好人我實在不能當！照你給我作的計劃：每年給你住上半個長工，再種上我的四畝地，到年頭算賬，把我的工錢和地裏打的糧食都給你頂了利，叫我的老婆孩子餓肚。一年又一年，到死為止。你想想我為什麼要當這樣好人啦？我賭博是因爲餓肚，我勒索也是因爲餓肚，我當忘八還是因爲餓肚！我餓肚是因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娘使了你一口

棺材，十來塊錢雜貨，怕還不了你，給你住了五年長工，沒有抵得了這筆賬，結果把四畝地繳給你，我才餓起肚來！我從二十九歲壞起，壞了六年，挨的打、受的氣、流的淚、餓的肚，誰數得清呀？直到今年，大家還說我是壞人，躲着我走，叫我的孩子是「忘八羔子」，這都是你老人家的恩典呀！幸而有叫你把我活埋了，我跑到這縣去討飯，在那裏仍是賭博、偷人，只是因為日本人打進來了，大家顧不得取樂，才算沒有再當忘八！後來那地方成了八路軍的根據地，抗日政府在那裏改造流氓、懶漢、小偷，把我組織到難民組裏到山裏去開地。從這時起，我又有地種了、有房住了、有飯吃了，只是不敢回來看我那受苦難的孩子老婆！這七八年來，雖然也沒有攢下什麼家當，也買了一頭牛，攢下一窩穀，一大窩子山藥蛋。我這次回來，原是來搬我的孩子老婆，本沒有心事來和你算賬，可是回來以後，看見大家也不知道怕我偷他們，也不知道是怕沾上我這個忘八氣，總是不敢跟我說話，我就這樣不明不白走了，我這個壞蛋名字，還不知道要流傳到幾時，因此我想請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釋解釋，看我究竟算一種什麼人！看這個壞蛋責任應該誰負？」

原书空百页